

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创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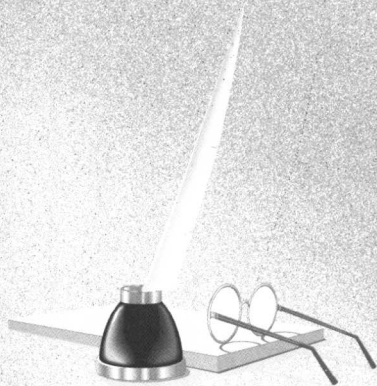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研究



王成艺 著
海南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创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研究



王成艺 著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马克思主义新世界的创立 / 王成艺著.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6. 3

ISBN 7-5443-1674-2

I. 马... II. 王...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6680 号

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创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研究

作者: 王成艺

出版: 海南出版社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30931

责任编辑: 何晓玲

封面设计: 颜晓彦

印刷: 海口新明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字数: 21 万

印张: 10.25

版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443-1674-2/A·2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绪论	1
第1章 恩格斯写作的历史动因	14
一、怎样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并怎样同它脱离	15
二、唯物史观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区别	27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	38
第2章 黑格尔哲学是旧哲学的终结	43
一、黑格尔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阶级实质	44
二、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52
三、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	67
四、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	74
五、黑格尔哲学中方法和体系的矛盾	88
六、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起和黑格尔哲学的解体	96
第3章 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问题	112
一、哲学基本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113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阐述及对唯心论和不可知论 的批判	126

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创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研究

三、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 18 世纪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及其 历史根源	142
四、施达克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界限的错误	152
第 4 章 费尔巴哈哲学批判	160
一、剖析和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宗教观	161
二、剖析和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	170
三、剖析和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道德观	176
四、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	188
第 5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	194
一、辩证唯物主义	195
二、历史唯物主义	209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227
附录：硕士论文 《试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立》	253

绪 论

“哲学贫困了！”这是人们对哲学未能跟上改革时代的发展要求所发出的哀叹。自那以来，对哲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感兴趣的人不多了。哲学课没多少人听，哲学专业毕业生没单位想要，甚至有人呼吁要取消哲学系。哲学——这个曾经打开宇宙大门的工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于低谷之中。

难道哲学真的“贫困了”么？不！哲学应当重新崛起，应当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前导。

翻开人类的文明史，最早的科学家首先是一个哲学家。而 18 世纪，在自然科学领域打开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康

德。毫无疑问,哲学不是什么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正如黑格尔把哲学比作黎明前的雄鸡,可以给人类带来光明一样,马克思把哲学比作现世的智慧,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起来。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满怀激情地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个哲学家,正如不能要求所有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政治家一样。但是,一个政治家不同时是一个哲学家,就不是一个完善政治家;同样,一个哲学家不同时是一个政治家,就不是一个完善的哲学家。因为政治本身就是哲学。谁不把握哲学,谁就不能驾驭政治,而谁不运用哲学去解决实际问题,谁就不能真正理解哲学。

人们大概不会忘记,正如哲学在18世纪和19世纪分别作了法国和德国政治变革的前导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哲学也曾经作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导。正是哲学,以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引起了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变。所以,哲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在这块已被开垦过的领地内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相反,需要做的事情可多哪!在深化改革的浪潮中,哲学应该继续充当启迪人们思想的积极作用。

我们说哲学应当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前导,就是要求哲学不要停留在原有的结论上,而必须跳出哲学家的课堂,到实际生活中去解决人们在改革中困惑不解的理论难题。马克思说过,“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3页。)哲学的前导

作用，其表现就在于通过解决疑团把人们的思想带进一个崭新的境界，激发人们用新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此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那么，哲学应当从哪些方面去激发人们用新的思维方式来认识自己和认识生活呢？也就是说哲学应当从哪些方面去打破人们习惯接受的传统逻辑框架，使之适应改革时代的发展要求呢？恩格斯 1886 年写的这部著作给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这部著作离我们今天已超出一个世纪，而且一个世纪以来地球上的一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自然界一片片未被开垦的土地已经盖起了摩天大厦，就是恩格斯所极力抨击的资本主义也发生了数次部分质变。但是，我们今天重温这部著作仍备感亲切，其中提出的问题的时代仍具有充分的价值。只要人们不是表面地，而是更深一层地挖掘这部著作，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

首先，恩格斯认为在历史科学领域是不存在所谓永恒的、终极的、绝对真理的。因为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而且是在矛盾中前进的。一方面，人们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质来说，这个任务都是永远不能解决的。人类认识中发生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在这里恩格斯认为，“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么我们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 10 页）恩格斯指出，我们应该把每个个别人永远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

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创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研究

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 11 页)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早就明确否认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着的所谓永恒的、终极的、最后的真理。因为在这一领域中人们只限于了解一定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内部联系,而这些形式又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民族,就有各自不同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这些形式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地变换发展。所以这些形式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反映这些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人的认识本质上也是暂时的、相对的,只有像杜林这样一些人,才“企图从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98 页)

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历史理论。因此,谁要是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客观真理当作终极不变的绝对真理,并且企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社会科学的一切真理都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似乎只要照着这个绝对真理去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谁就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谁就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僵死的教条,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其次,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明确指出,他和马克思对待黑格尔哲学,并不像费尔巴哈那样只是把它简单地抛在一旁,而是从它那里吸取了革命的辩证方法,并把它当作出发点。(④《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 33 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最富价值的就是这个作为出发点的方

法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页)而不是到处适用的“套语”。这里说的“指南”就是研究问题的方法。他们强调“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10页)列宁也同样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理论中无疑地借用了阐明社会关系所必需的宝贵方法,所以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什么必须普遍遵行的哲学历史公式,当作一种超过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以外的东西。”(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59页)列宁告诫我们,如果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的这一方面,“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应当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还是普遍遵行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过,原则不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原则本身只有在符合客观事物的前提下才是正确的;不能用原则去适应变化着的客观情况,而应当从经常变动的实际情况中抽出新的原则。根据唯物主义这个观点,可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准确的。准确的提法应当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理由很简单,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中是存在三个不同层次的。

第一个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原则,无论过去或是现在都是正确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历史

发展的终极动力；关于人们必须首先吃、喝、穿、住，然后才能创造历史；关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来考察和追溯经济基础和国家制度的产生过程等等。这些原则，由于它们从最深层次上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各种关系及其本质联系，因而深刻地揭开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借助于这一历史方法，科学地作出了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我们党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生产力标准”结论，同样是从马克思主义这一方法中引申出来的。人们只要紧紧地把握住这个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就能够从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并从这些发现中不断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第二个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而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些原则也随之失去了它的真实意义，有些过时了，有些则由正确转为错误。

例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研究了法国阶级斗争的全部历史之后，曾经提出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并多次强调不愿意同把阶级斗争从这一历史中钩销的人们一道走。不可否认，这一原则在阶级对抗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迄今为止，在历史演变中，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总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实现的。但是，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以致消灭了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一原则就过时了，不适用了。

谁都知道，在我国，经过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虽然还存在着工人、农民这两大阶级以及分属由这两大阶级的干部阶层、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等等，但是这两大阶级及其阶层并没有根本的利害

冲突,它们在生产活动和商品交换中所发生的矛盾,是可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或通过改革生产组织和交换形式来解决的。这说明,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赖以生存的阶级斗争对抗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而且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也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因此,我们不能再用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一理论原则来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由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取代,谁要是无视这一历史条件的变化,继续硬说阶级斗争是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谁就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僵死的教条。

理论原则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过时了,不适用了,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前也是多次讲到的。例如《共产党宣言》这部标志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著作发表后,大约经过二十五年的时间,宣言作者就清醒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宣言中的部分论点已经过时了。在 1872 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他们这样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105 页)除此之外,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作者也认为“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106 页)而且随着历史条件的转移,第二

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已经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作者指出：“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4—105页）所以，他们特别强调，在把他们制定的基本原理用于实际方面的时候，必须随时随地“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4页）这些指示，对于我们今天这里提出的问题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个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原则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有些则由于时间的推移，已经或者正在由正确转化为错误。

例如，在撰写《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的时候，由于当时关于社会的史前状态，即关于全部成文史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所以两位作者在说明人类历史的性质时，错误地把他们以前的人类全部社会历史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5页）只是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日耳曼部落的历史发展所由肇源的社会基础，特别是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在部落中的地位，从而搞清了原始共产社会的典型的内部结构之后，恩格斯才实事求是地根据人们提供的这些新的历史材料对这个错误论断作了重新修正，肯定了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没有阶级、没有警察制度、没有诉讼、没有国家的共产社会。这样，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把原来的观点修改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页）在1888年的英文版和1890年的德文版上他特别加上了脚注，作了扼要

说明。

再如,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和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好像社会主义革命就在眼前。后来恩格斯承认:“我们当时所说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明显地证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598、600页)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机会亲身经历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向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转变,所以马克思在上述著作中如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8—369页)一书中一样,作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单独在一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结论。(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2页)列宁在谈到这些错误的时候认为,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家所犯的 error,“这类错误,比起那些歌唱、哀号、呼吁和赞美关于革命的空虚、革命斗争的徒劳、反革命的‘立宪’日子的美妙的官僚自由主义的庸俗智慧要高尚、伟大千倍,在历史上要珍贵、真实千倍。”(⑤《列宁全集》第12卷第337—338页)理由很简单,因为马克思创始人并没有坚持自己的错误,而是随时根据变化发展的历史条件来修正自己的错误;他们也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哪怕是正确科学的革命理论)看作是普遍遵行的绝对原则,而是把它看作历史地发展的理论学说。

当然,有些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前已经及时地加以否定或修正了,然而,有些错误原则则由于历史原因而没有来得及否定或修正。这些原则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所有或

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创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研究

至少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才能胜利；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商品生产将随之消失；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后，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无产阶级国家应该像巴黎公社那样，对所有公职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使我们高兴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没有坚持这些错误的原则，而是细心地研究了俄国社会的全部政治经济状况，分析比较了垄断资本主义两个不同时代的质的差别，以他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一国可以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结论，并坚定不移地领导“十月革命”直至胜利。同样使我们高兴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也并没有继续坚持已经过时的错误原则，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的实际经验，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发起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带进了一个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兴时代。

完全可以设想，如果俄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不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机械地教条化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原则，俄国的“十月革命”就不可能出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就不可能提出，今天这样一个商品经济的繁荣时代也不可能产生。

最后，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明确提到，“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巨大的保守力量。”（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48页）这个论点对于无情地抛弃传统的逻辑框架、传统的思想观念、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加快改革的发展步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按照辩证法关于事物具有两面性的观点，我们对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必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应该看到，传统既具有合

理的需要发扬的方面,也有保守的需要克服的方面,而在一切意识形式领域内后一个方面尤为突出。例如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长期来就受到传统的思想观念的严重束缚。过去人们总是以为社会主义是个纯而又纯的东西,既然社会主义是在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互相排斥的,资本主义行之有效的东西,当然就是社会主义应当排斥的东西。由于受到这种巨大的保守力量的支配,长期以来,我们不仅对外来思想文化,而且对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有效的经营方式和科学的管理方法以及它的资金和人才,都一概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这种把社会主义自身人为地封闭起来的做法,在实践上导致了我国在一个相当的时期里面不能在广泛的领域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步伐。同时也使我们从这里看到,思想上只要稍些受着传统的保守力量的支配,就会在实践上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因而,要有力地推动当前的改革事业,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必要把一切传统的思维框架统统打碎,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思维框架。

关于社会主义,列宁曾经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说:“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②《列宁文稿》第3卷第49页)这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政权与世界各国一切有益的东西的有机结合,是包括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多方面多因素的有机综合体。就所有制形式来说,它也不应该是单元性的,而应该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总之,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就是社

会主义所允许的,否则就是社会主义所反对的。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历史发展的简单中断,而是历史发展的继续。社会主义正是在资本主义已经获得的全部科学技术,全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我国社会主义不是利用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工业、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和手工业等等的全部生产力,社会主义一开始就不能前进一步。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不是简单抛弃,而是既克服又保留。它否定的是具有鲜明阶级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保留了不带阶级色彩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有效的经营方式和科学的管理方法。这些是无数的科学家、企业家、管理家、商品经营者以及劳动群众在几百年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和科技成果,是人类思想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共同财富。对于这些有益的积极的方面,必须把它吸取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这是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论点。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指出:“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525页)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多数的国家里,利用资本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162页)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特殊的“过渡办法”。按照列宁的观点,利用资本主义,不仅要利用资本主义在几百年中业已获得的全部生产力,而且还要利用和吸收“许多先进国家的现成经验以及它们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现成成就”,其目的就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③《列宁